

在社會與校園的交界處

專訪古都基金會執行長顏世樺

採訪撰文／邱睦容
採訪攝影／廖于萱

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
財團法人

都城再造舊巷好生活



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，「22K」、「青貧族」彷彿成了這個世代年輕人苦悶的代名詞，有人把矛頭指向政府和資方，也有言論認為是年輕人不爭氣，但無論是哪一派的信仰者，不可否認地，社會結構也占了舉足輕重的影響。不過社會的發展並不會因為輿論而必定有所變化，我們能思考的是，若把問題追回大學教育和學生本身，又該如何應對並做出改變？

本次「觀點」單元採訪了古都基金會的顏世樺執行長，執行長為成大建築系及研究所畢業，現在亦兼任成大建築系講師。本次採訪希望由基金會的發展，輔以執行長的教學經驗，來看變遷的社會對於人才的期待。



古都成立與方向

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古都基金會）

成立於1999年，由一群來自全臺各地、關心這塊土地歷史環境未來發展，並且懷抱著美麗憧憬的人們所創立，以成立基金會的方式，為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觀念紮根，引進專業技術和服務，參與相關調查研究，也期望培養社區及社會的態度。

經過近十年時間的努力，基金會漸漸發覺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的概念，仍受限於保存與開發之間的衝突，以及僵化的修復與保護觀念，甚至政府文化資產施政與立法，尚未能達到令人滿意的地步。因此，基金會認為要保存文化資產，必須先從民眾保存意識的教育與推廣著手，先取得民眾認同，推動保存時才能找到施力點。此外，保存也不該只是單點的建築物，而要擴散到整個面，有形和無形的文化資產都應一併列入。

老屋欣力

發現・觀察・推廣 古蹟再生計畫

在2005年（臺南建城280年），古都基金會更著重於以教育推廣的方式，把文化資產的概念和知識，轉化為民眾較能親近並接受的語言，期待獲得更多認同。2006年起獨立發行會刊「路克米」、2008年推動「老屋欣力」運動，希望帶領一般民眾發掘府城的文化資產，進而認同和珍惜生活的美好價值。

從古都基金會的轉型看社會需求

基金會從成立初期以執行政府委託研究專案為主要會務。經過幾年之後，投注更多的精力在民眾教育推廣工作上。而在這些活動、刊物、展覽等歷史文化保存觀念普及化的成就背後，是吃重的營運壓力。古都基金會最初由董事們捐款成立，基金規模不大，只靠孳息難以維持，必須仰賴補助與募款運作。一般國外非營利組織的運作經費大部分來自小額募款，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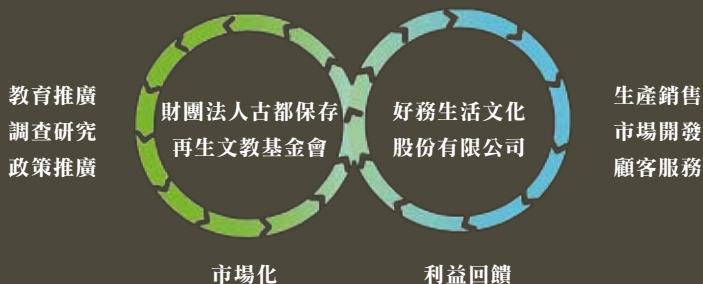
基金會「熟年的豐收」產品

是身後捐款和企業贊助，但臺灣文化公益的發展長期不受重視，加上國人多半沒有身後捐款的風氣，向企業能夠募到的經費也不足。此外，基金會也嘗試過其他募資方式，像是開發義賣品（地圖、明信片、老屋磁鐵等），以達到自主營運的目標。但因資本小、且無法將生產和販售充分地市場化，以致成效有限；也曾構思過由基金會新創公司，商業化運作交由公司進行，以盈餘來資注基金會，這個方法在國外可行，但臺灣目前受限於法規，非營利組織還不能投資未上市上櫃的公司。

回首這十五年，基金會在尋求資源和堅持文化公益間掙扎，不是商人，也不能成為商人！然而就像《從搖籃到搖籃》（From Cradle to Cradle）一書裡提到的概念：一端的產出就是另一端的養分，彼此緊密連繫、共生共榮。這樣的想法促使基金會朝向「社會企業」的理念前進，讓專門推動文化公益的基金會，與獨立於基金會之外的公司組織，互相汲取養分，再互相資助。

若拿文創與文化為例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執行長提出了一個問題：「現在的文創跟文化

搖籃到搖籃-文化公益事業



有什麼關係？它是滋養了文化，還是對文化的掠奪？抑或是它只是一個商業性的文化？」他指出，現在文化環境與資源一直在萎縮，在政府與學校大力推動文創同時，真正的文化卻是不斷地被消費，只對文化予取予求，卻沒有給予適度的回饋和滋養，讓文化能夠不要渴死。在文化與文創之間，如何互相產生連結，並且由文創來供養文化，讓文化能夠不消失，便也是考驗下一代人的「創新方法」。因為現代的社會往往沒有任何模式可以遵循，侷限和窠臼需要的是更加創新的突破方式，來重新思考並定位兩者的關係：一方面是在既有的文化上找到養分，發展出一些價值，另一方面是由文創所獲得的利潤，能夠轉回來投入文化，讓文化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地繼續發展下去。

而能找出新方法的領導者，執行長認為，不是在上一代與這一代，而是在下一代，或許是現在還在學校的那些人！他們經過完整的訓練，擁有法律、經營、金融、行銷、設計等方面的專業知識，並具備豐富想像力和創新思考的能力。只要透過科際間的整合，在自己的專業之外，結合社會需求，用新方法做事——而未社會以及非營利組織冀望學校能培養出的，便是這樣的人才。

回頭看高等教育

所以若以這樣的期許為出發點，回頭看高等教育，便會希望學校培養出的，是能夠跨領域整合與解決問題的人才，這些人才有思辨性和創造力，並且能為社會服務，同時建立多元的工作價值。因此，他認為該思考的是，學校要給學生什麼？學生在學校學習的過程中，所學到、接觸的系上課程，應該要讓他們意識到「我以後要面對的世界，就是各種科際的整合」。所以，成大應該在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外，給學生開闊的想法，提供機會並且鼓勵學生去接觸不一樣的東西，學歷史可以去修經營管理的課程，對於擁有管理專業的、學機械的學生也可以有美學素養，能夠欣賞藝術並提出見解……面對修課或是畢業前的規劃，多元接觸嘗試之後學生自然會有想法，他會知道要在哪方面繼續深造，或是投入某領域的工作。當所有學生的學習組成都不是單一的，社會就可以期待每個從學校走出來的學生都是很不一樣的、深具未來性。

雖然如此，若學校給學生的知識，僅止於制度上的通識教育，這並不能真正培養學生產生跨入未知領域的學習素養與勇氣。執行長認為，需要試著把學生往外推，強迫學生到社會去服務、投入更多參與，讓他們親身看見社會需求，而不是停留在「舒適圈」裡獨善其身。如果在求學過程中，就知道這個社會的需求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議題，那麼在學校就會清楚要怎麼安排自己的學習方向。

他以建築系某堂課的寒假作業為例，作業的規則是每個人在學期末的時候抽籤，抽到哪就要去哪，而且地點不能在家鄉，如果抽到馬祖北竿就要一個人去北竿進行環境觀察。每個學生在寒假的時候，依據抽到的地點，散落在馬祖、苗栗、嘉義、金門等等不同地方。不只是第一次自己搭車搭船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外島、鄉村、工業區，或是原住民部落，才知道臺灣很多地方仍舊公共資源缺乏、污染嚴重、人口外移、充滿文化差異……。這份作業讓同學對於土地的認識，從「想像」到實際體驗。試想如果沒有這份作業，或許很多人的大學四年就這樣過去，而不知道每個地方不同的特色與現實在哪裡，又怎麼會有創新的視野和動機？

踏出去，做出改變

在學校與社會之間，其實沒有絕對的鴻溝，看得是我們有沒有踏出第一步而已，走出去就有改變！對於在學的學生，執行長要提出這些質問：「你認為現在的環境是怎麼樣？需要的是什麼？」對於大學教育，則要問：「當現在遇到的問題已經不能用既有模式去做，要有新的做法，那麼，什麼樣的教育最能夠提供這樣的人才？」

